

續

世

說

五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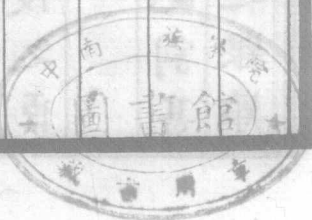
續世說卷第十

魯國孔平仲字毅甫

直諫

直諫

魏主畋於河西尚書令古弼留守詔以肥馬給
獵騎弼悉以弱馬給之帝大怒曰筆頭奴敢裁
量朕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銳故帝常以筆目
之弼官屬皇怖恐并坐誅弼曰吾爲人臣不使
人主盤於游田其罪小不備不虞乏軍國之用
其罪大今蠕蠕方強南寇未滅吾以肥馬供軍



弱馬供獵爲國遠慮雖死何傷帝聞之歎息賜之以裘馬他日魏主復畋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牛車五百乘載之詔使已去魏主謂左右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自以馬運之遂還行百餘里得弼表曰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猪鹿竊食鳥鴈侵費風雨所耗朝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帝曰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

齊文惠太子幸東田觀穫稻謂范雲曰此割甚快雲曰三時之務亦其勤勞願知稼穡之艱難

無徇一朝之宴逸文惠改容謝之侍中蕭緬先
不相識就車握雲手曰不謂今日復聞讜言

傅縡諫陳後主曰夫人君者恭事上帝子愛黔
黎省嗜欲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
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
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
忠直若仇讎視百姓如草芥後宮曳綺羅廐馬
餘菽粟兆庶流離尸蔽野賄賂公行帑藏虛
耗神怒人怨衆叛親離恐東南王氣因茲而盡
後主大怒竟被賜死

章華諫後主曰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妃嬪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轍臣見麋鹿復游姑蘇矣後主大怒即日斬之

宋明帝起湘宮寺曰此寺是大功德虞願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鬻婦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佛圖有何功德袁粲在坐爲之失色帝大怒使人馳曳下殿願徐去無異容

後周宣帝德政不修數行赦宥樂運上疏曰臣
案周官國君過市刑人赦此謂市者交利之所
君子無故不游觀焉則施惠以悅之也尚書曰
眚災肆赦此謂過誤爲害雖大當緩赦之謹尋
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故管仲曰
有赦者奔馬之委轡不赦者痤疽之礪石又曰
惠者人之仇讎法者人之父母吳漢遺言猶云
惟願無赦王符著論亦云赦者非明世之所宜
有至尊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宄之惡乎
隋蘇威高祖嘗怒一人欲殺之威伏閣進諫不

納上怒甚將自出斬之威當上前不去上避之
而出威又遮止上拂衣而入良久乃解召威謝
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賜馬二匹錢十餘萬

隋劉行本高祖嘗怒一郎於殿前答之行本曰
此人素清其過又小願陛下少寬假之上不顧
行本於是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
左右臣言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
於理以明國法豈得輕臣言而不顧也臣所言
非私因置笏於地而退上歛容謝之
刑部侍郎辛亶常衣緋褲俗云利於官隋高祖

以爲厭蠱將斬之刑部侍郎趙綽曰據法不當
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謂綽曰卿惜辛亶而不
自惜也命左僕射高潁將綽斬之綽曰陛下寧
可殺臣不得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
謂綽曰竟如何對曰執法心□不敢惜死上拂
衣而入良久釋之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
段

魏鄭公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略善回人主意
每犯顏苦諫或逢上怒甚鄭公神色不移太宗
亦爲之霽威嘗謁告上冢還言於上曰人言陛

下欲幸南山外皆□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
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爾上嘗得佳
鷄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論事故久不已
鷄死懷中太宗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
后問爲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
於庭上驚問其故后曰主明臣直由陛下之明
故妾敢不賀上乃悅魏王泰有寵於上或言三
品以上多輕魏王上怒引三品以上作色讓之
曰隋文時一品以下皆爲諸王所頓躡彼豈非
天子兒耶朕但不聽諸子縱橫耳聞三品以上

皆輕之我若縱之豈不能折辱公輩邪房元齡等皆皇恐流汗拜謝魏徵獨正色曰臣竊計當今羣臣必無敢輕魏王者在禮臣子一也春秋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三品以上皆公卿陛下所尊禮若紀綱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頓辱羣臣之理隋文驕其諸子使多行無禮卒皆夷滅又足法乎上悅曰理到之語不得不服朕以私愛忘公義及聞徵言方知理屈唐儉從太宗幸洛陽苑射猛獸羣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四發墮四豕有雄彘突其馬鐙儉投

馬搏之太宗拔劍斷豕首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儉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必於一獸太宗納之爲之罷獵

隋文帝遣屈突通往隴西檢覆羣牧得隱藏馬二萬匹帝盛怒欲斬太僕卿以下一千五百人通諫曰豈容以畜產之故戮千有餘人敢以死請帝瞋目叱之通頓首曰臣一身□死望免千餘人帝悟曰朕之不明以至於此今從所請以旌諫諍諸人竟得減死論

李大亮爲涼州都督有臺使到州見有名鷹諷
大亮獻之亮密表言之太宗下書嘉歎云古人
稱一言之重比於千金今賜卿故餅一枚雖無
千鎰之重是朕自用之物也

太宗即位務止姦吏遣人以財物試之有司門
吏受絹一疋太宗怒將殺之裴矩諫曰此人受
賂誠合重誅但陛下不應以物試之即行極法
所謂陷人以罪恐非道德齊禮之義太宗從之
因召百寮謂曰裴矩遂能庭折不肯面從每事
如此天下何憂不治

房元齡病篤謂諸子曰當今天下清謐咸得其
宜惟東討高麗方爲國患主上含怒意決臣下
莫敢犯顏吾知而不言則銜恨入地遂抗表切
諫云陛下決一死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食停
音樂令兵士之徒無罪乃驅之行陣之間委之
鋒鏑之下使肝腦塗地魂魄無歸令其老父孤
兒寡妻慈母望轡車而掩泣抱枯木以摧心足
以變動陰陽感傷和氣且兵者凶器不得已而
用之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
滅之可也久長能爲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

者乃坐敝中國所存者小所損者大謹罄殘魂
餘息預代結草之誠太宗省表曰此人危懼如
此尚能憂我國事

太宗閒居與王珪宴語時有美人侍側本廬江
王媛之姬媛敗籍没入宮太宗指示之曰廬江
不道賊殺其夫而納其室珪避席曰陛下以廬
江取此婦人爲是邪非邪太宗曰殺人而取其
妻卿乃問朕是非何也珪曰齊桓公之郭問其
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
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

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今此婦人尚在左右竊以聖心爲是之陛下若以爲非此所謂知惡而不能去也太宗雖不去此美人而心甚重之

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教宮人聲樂不稱旨爲太宗所讓王珪溫彥博諫曰孝孫雅士陛下忽爲教女樂而怪之臣恐天下惴惴太宗怒曰卿皆我之腹心當進忠獻直何乃附下罔上反爲孝孫言也彥博拜謝珪獨不拜曰臣本事前宮罪已當死陛下置之樞廷待以忠直今臣所言豈

是爲私不意陛下忽以疑事誚臣是陛下負臣
臣不負陛下帝默然而罷明日帝謂房元齡曰
昨日責彥博王珪朕甚悔之

太宗遣使詣西域立葉護可汗未還又遣使歷
諸國市馬魏徵諫曰今以立可汗爲名可汗未
定又往市馬彼必以爲意在市馬不爲專立可
汗可汗得立則不甚懷惠諸蕃聞之以中國薄
義重利未必得馬而已失義矣昔漢文時有獻
千里馬者曰吾吉行五十凶行三十鑾輿在前
屬車在後吾獨乘千里馬將安之乃償其道路